



# 若不爱 何以为医

▲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科副主任 晁爽



## 妈妈的去世和我的从医誓言

在北医读大二的时候，久病的妈妈突然离开了。当我和父亲赶到北医三院的时候，她体温尚在，人却已远逝。悲恸自不必言，该承受的东西，总是沉重。

我的父亲面向一位进修的大夫，深深地鞠躬，流着泪说：“谢谢您！谢谢您昨天说的话。”

坦率地说，那位大夫的外表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口红涂得太重，说话声音太大，张扬的气场与其他进修医生低声内敛的样子不太一样。

但是，就在前一天，查房时，她对我妈妈说：“你真有福气哟，老伴对你这么好，我见过多少得你这种病的，都离婚了，你看你老伴一直这么疼你、照顾你，真太有福气了！”

父亲说：“大夫，您说完这些话，我爱人

就笑了。她病

得那么重，

灯尽油枯，

很久没

有笑过

了。

就因为

您这

句话，

她笑了。

今天她走了，

给我留下的最

后印象，是她昨天的笑

容。”

泪眼朦胧之

间，我望着北医

的操场默念：

当我成为医

生，即便看

淡生死，

也要安

慰心

灵。



晁爽在门诊中

后

来，我真

的如愿做

了医生，如

愿做了儿

科医生。我

迎接

过许多初

生的婴

儿，也送

走过不

少家

中的独

子。我曾

深深感

动于经

历过生

死之痛

的妈妈

送给新

生儿的

亲吻，

也难以

忘记失

独的父

母在亡

子耳旁

的哭泣。

我见过

过千难

万险也

要一起

承担

的父

母，也

遇到

力薄，但是更多的时候，即便不能治愈，我们也可以尽绵薄之力。

当住院总医师的那年，我抢救过一个白血病继发败血症、严重感染中毒性休克的9岁男孩，在经过整整一天的医学与死神的搏斗之后，孩子的各项生命体征趋于稳定，精神状况也明显好转。男孩和妈妈都对我笑了，孩子拉着我的手，说：“谢谢阿姨！你快回家休息吧！”

他的手很暖，我摸了摸他的头，有些不舍地微笑着离开了。我回家睡了几个小时，不料，孩子的病情在凌晨急转直下，待我到医院时，已是天人永隔。

男孩妈妈看见我时，一把抱住了我，那一刻，我潸然泪下！我知道自己尽力了，但是这一场仗，我还是打输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这位悲痛的母亲，但是我知道，我可以陪她一起走。

这位孤单的母亲，从外地来北京，孩子走得太突然，都没来得及通知家人。我就一直陪着她，陪着她把孩子送到太平间，陪着她跟孩子一起说话。

她抬起手，轻轻撕下孩子嘴唇上皸裂的皮，温柔地说：“每次我要给

## 陪家属去太平间，尽绵薄之力



你撕，你都不同意，这一次，你就让我撕了吧！”我听到了她心碎的声音，而我的心，也跟她一起碎了……

那一个上午，孩子的妈妈跟我说了很多话。我当然不能替她承受痛苦，但至少可以帮她分担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忧伤，在最痛苦和无助的时候，让她有个肩膀可以靠一靠，直到她的家人和朋友赶来，有人能扶着她继续走下去。

有同事问我：“你还陪家属去太平间？”是的，我陪过——有时候，只是送一送；有时候，陪伴一会儿；有时候，会陪家属办理手续，或者让他们靠一靠。

为此，我一定需要加班开医嘱、写病历，但是我不能不做，因为我明白死亡的冰冷和突然面对死亡时的不知所措。我不能让他们在痛失爱子或爱女之后，还要面对更多的痛苦甚至是伤害。

## 感悟

于丹曾经说过：“人在岁月流光中走过来，心会变得越来越柔软，心会越来越坚强。我们因为柔软悲天悯人，我们因为坚强穿越苦难。”是的，我的年龄不长，阅历尚浅，但是从医的这十几年，我正是在柔软和坚强中穿梭前行。

感谢医学，让我体会到各种痛和美；感谢医学，让我拥有治病救人的力量和慈悲感恩的胸怀；感谢医学，让我回头望去，有遗憾，但无悔无怨……



## 孩子好，比什么都重要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急重症部部长陈旭岩说：“最难的永远不是技术。”医学的无奈，有时会体现在技术能达到而其他条件无法满足时，这往往也是一个医生最痛苦的时候。

2013年11月，我收治了一个新生儿。早产、双胞胎，哥哥有外科畸形，直接转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外科做手术，弟弟只有1200g，生命力极弱，一出生就转到我这儿用上了呼吸机。

孩子们的爸爸在装修队当水电工，妈妈是位仓库保管员，砸锅卖铁又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也只有几万块钱。最先和孩子爸爸谈话的是位年轻的大夫，她对我说：“晁姐，我谈不下去了，他真的没有钱，又不愿意放弃，他就那么蹲着啊！”

他果然就是那么一直蹲着，揪着自己的头发，除了叹气 and 哭泣，没有其他的声音。

我也只有叹气——人，我能治，可是钱，该怎么办呢？我能让他们抱走这个1200g无法自主呼吸、更无法吃奶的孩子吗？我能让他们舍弃一个孩子，用仅有的钱保住另一个孩子吗？

这不是我第一次遇到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放弃的人，但是这一次，我真的不想放弃——两个鲜活的生命，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就算不是我亲手打破，看着他们破碎，也足以让我负疚终生！

无奈之中，我拨通了媒体热线。我深知，呼吁社会捐款是一件很容易办错的事，因为现在的社会捐款缺乏有效的管理，其中可能有欺骗，有滥用，甚至好心人士捐了款，家长带着钱跑了，不给孩子治病。

那段时间，我心中充满了各种隐忧，但是我仍然不想放弃——为了两个孩子，一切问题，我来承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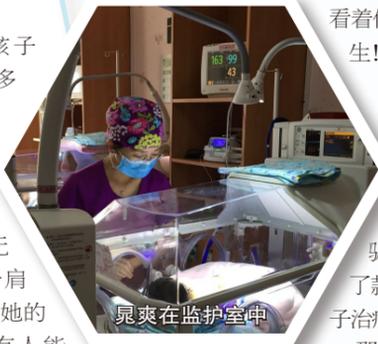
我告诉记者，两个孩子不仅能活，而且能活得很健康，需要的只是钱和时间。媒体的宣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社会的好心人、某个基金会、还有一位著名的慈善家，纷纷捐款。

当慈善家拿着20多万元的救命钱赶到医院时，淳朴的爸爸和奶奶“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我去拉他们的时候，他们在颤抖。

我帮他们把钱分成两半，一半存进我们医院的住院处，另一半，记者陪着他们送到了儿童医院。

后来，两个孩子历经艰险，终于平安出院。再后来，一直追踪报道此事的蒋姓记者和我成了好朋友。

一年后的平安夜，我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曹大夫您好！我是……，我刚跟蒋（蒋）哥在一起要的您的号码……祝您平安夜快乐！好人一生平安！谢谢您！两个宝宝现在都挺健康的。”这位文化程度不高的父亲，语言朴实无华，甚至把我和记者的姓全写错了，以往我会介意别人写错我的姓氏，不过这次没关系，孩子好，比什么都重要！



晁爽在监护室中

## 2017·我与好书有个约会

主办：医师报社

协办：中国医学人文杂志、健康报社、中国医学论坛报、腾讯健康、新浪健康、中国医院院长杂志、中国社区医师杂志、卓信传媒

“2017我与好书有个约会·医界好书”活动已启动，《医师报》将联手合作媒体继续为大家推荐医界好书，欢迎参与、荐书。由此延伸出的“医界好书读书会”活动每月举行，关注医师报微信公众平台（DAYI2006），及时了解读书会活动最新动态！Email: ysbjshiw@163.com

